

文章检索

特别专题

组织机构

专家库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论青年研究的精神维度

最后更新: 2007-12-29

【摘要】青年研究是以青年为本体的以青年问题为旨归的一种学术研究。青年研究本身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维度,使之可以提供给青年学以坚实的基础和比较高的研究视点、比较开阔的研究场域是本文讨论的话题。只有在对学术自觉和现实关怀这两个层面上做出努力,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发展才有可能。

【关键词】精神维度;学术自觉;现实关怀

中国的“青年学”已走过了20年的路程,前辈们做出了许多学术上的努力。20年是否已经完成了青年学的初创期我们还可以讨论,它的未来发展如何完善也将有待于进一步求索。作为一门学科的学术根基是现有的大量的历史研究成果,“青年学是青年研究自成体系的学科走向”(黄志坚:《青年学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页)。那么青年研究本身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维度,使之可以提供给青年学以坚实的基础和比较高的研究视点,比较开阔的研究场域呢?

青年研究是以青年为本体的以青年问题为旨归的一种学术研究。对青年在自我成长和社会发展中的现状如何描述、如何解释是其落脚点。所谓精神维度在这里特指青年研究的价值指向上可以明确化的具体方面。青年研究的精神维度以我的理解和认识,至少应当包括两大层面的内容,即学术自觉和现实关怀。

一、学术自觉

学术自觉代表着研究者的姿态和自我意识。学术自觉是对学术的四种基本功能的正确看待,认识其描述性功能、解释性功能、预测性功能和干预性功能之间的不可替代性而给予尊重。学术自觉更是研究者对学术的激情和热爱。不借学术谈政治是一种学术自觉;对问题和现象不满足于平面化的处理是一种学术自觉;注意研究中看到的矛盾、裂缝而“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一种学术自觉。

青年研究的作用与地位在于青年研究要对青年的成长、教育、发展提供合法性、提供依据、提供阐释。青年研究的学术自觉要求在研究取向上,不应将“仅是为了学问的发展”或“致力于研究能对青年状况发生现实性的影响”这两种研究取向绝对割裂开来,或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

1. 理论自觉

康德说，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目的。理论自觉强调的是对理论的敏感，对理论的建构和解释力度抱有信心。对理论的不同理解、不同态度、不同标准产生了不同的关于理论的分类法。针对青年研究而言我个人比较认同的是将理论分为“形式理论”和“实质理论”。有系统的观念体系和逻辑架构，可以用来说明、论证并预测有关社会现象的规律的理论称为“形式理论”；而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适于在特定情景中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理论称作“实质理论”。它们各有其功能。“研究者在建构理论的时候，不仅应该尊重原始资料和前人的理论，而且应该尊重自己的直觉和‘倾见’，有效地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19-322页）才是最重要的。青年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一是建立理论，为学科建设做出贡献。在这个越来越世俗功利的社会，应该有一部分人去担当“为学术而学术”的使命，要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精神气质。二是解决青年问题。通过描述、解释、理解青年及其现状以求解决问题。而建立理论的目的根本上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引导”并“形塑”实践活动。理论是工具。

我们的困难是什么？一方面，青年研究目前奉行的是“拿来主义”、“拼盘理论”，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研究者可以于自己的直接考察和体验中获得的知识来作为解释青年现象或现状的有效生成性概念并不多；另一方面，因为自身的缺无，所以只能去寻找、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有时候由于对其拿来的理论体系把握得不够准确就会显得牵强、绝对、形式化，说明与解释的合理性与力度都令人生疑。借鉴、运用理论是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研究的问题的途径，而非糊弄人的“门面”。

康德同样说了，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则是空洞的。理论力度在于其针对性。如何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是理论自觉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提炼的理论和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互为前提，也就为其后续研究、为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2. 方法自觉

问题提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寻找答案，就需要方法。对方法的选择因研究立场、观念、兴趣的不同而相异。青年研究的方法如同一般的社会研究一样，也有其三个特征：一是社会性；二是经验性；三是科学性。社会性指的是研究的主题所涉及的现象领域和范畴是有关社会与社会主体的人——青年的。经验性是指研究的资料是可感知的社会事实。科学性是指探讨某个研究对象“究竟怎样”和“为什么如此”的问题由“科学”来回答（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3-4页）。

为确保青年研究的有效性，避免“大而无当”，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实证研究流行，大约占到了研究方法的60%，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在这里我不刻意褒扬对方法的某种选择，本人更关注的是应用研究“应用”了没有，理论研究“理论”了没有，以为这才是方法自觉。数理逻辑大行其道的时代使研究变得相当容易，无需思想和创意，然而仅从面上看做得很科学很严谨很到位的文本，有些却恰恰掩饰了其中思辨、分析、文化的缺席。在承认青年研究科学化的前提下，我仍坚持其部分的“非科学”因素存在的合理性，那就是“是否应该如此”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导向，我所反对的是将这种“判断”与“导向”过度意识形态化。在“青年研究观”的层面上，表达的是不同的研究理想和标准。方法意识和方法素养的问题是方法自觉的内核。

3. 思想自觉

思想与理论和方法是不可分割的。思想自觉来源于我们的“问题意识”，表现在我们的“建构素

质”中，是创造的欲望。思想的自觉意味着与所思的对象保持一种恰当的关系，其特征：一是批判性；二是独立性；三是前瞻性。思想自觉需要功底、学养、逻辑，少知缺识就会步入人云亦云的窠臼。

要有棱角有锋芒，突破平庸，释放创造力。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理论要靠“进口”，我们的思想也要靠“进口”吗？我们有“述”的能力，我们更要有“作”的创新。扎根理论的代表人物格拉斯就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研究的结果容易被人忘记，但思想却会被记住。一个思想自觉的研究者会自觉地与现实保持距离以保持敏锐的心灵，即反对学术的“政治化”，也反对学术的“商品化”。那些用来“打哈哈”的所谓研究成果，实在是对学术的莫大讽刺与浪费。思想自觉需要交流、交锋、激活，需要对话的机制，需要能够产生火花碰撞的良好学术氛围。

二、现实关怀

青年研究能走多远？我以为关键之一是青年研究的现实关怀。青年研究的现实关怀应落实在哪里？我以为是对青年群体的人文关怀。

1. 做有情怀的学术研究

我国青年研究者的队伍基本由两方面的力量构成，一部分是从事具体的共青团工作的部门和共青团系统的院校，另一部分研究人员来自高校和社科院。前者的研究趣味偏重于政策性研究，走的是“实际工作经验+对策”的路子，后者的研究趣味偏重于理论和逻辑，推崇的是“学院派”的理路。一项重要的区别是两者的研究在与“现实”的联结方式上。我不想把这种分歧推到“对立”的性质上来论说，但对两大青年研究路径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认识是必要的。从“团口”出来的研究虽然近年来已摆脱了工作总结式的低层次的研究，但仍是更靠近“共青团学”的思路，意识形态较强。当然，随着共青团工作在青年事务中的拓展，专业人士的介入，相对优秀的科研成果也不是没有。但应看到，在某些研究背后表面真实的数据并非完全真实，行政对个别数据的“干预”，或“报喜不报忧”在研究过程中时有发生，因为事关本位的“形势”和“政绩”，如此使研究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两部分力量的优势互补是今后的一个方向。

“研究”是为了去屏去蔽，使学术转化为一种洞见，各种路径都会有长处与局限，要善于相互参照、补充。黄志坚认为：“交叉和渗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大特点。这既表现在理论知识上，又贯穿于研究方法中。研究方法的交叉和渗透，不仅存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而且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也日趋广泛。”（黄志坚：“关于青年学再攀新台阶的思考”，中国青少年研究网·论文库2004年3月27日）随着专业化思想的倡导，为学术而进行方法上的系统训练是必须的，否则在研究中往往有底气不足之忧。然“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进具体的学术命题时，会逐渐剥离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陈平原：“学术的‘内’与‘外’——答《读书时报》记者熊彦清问”，《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2期，总第87期，第98页）这是我们要警惕的，没有情怀的学术研究终究不大了了。

2. 做有青年的青年研究

“有青年的青年研究”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研究者要考虑如何进入“现场”，考虑与被研究者保持怎样的互动关系，以怎样的方法获取研究的信度与效度，要考虑“我”如何向被研究者介绍“我的”研究，考虑他们会对我的研究有怎样的反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等等。要真正做到对其探索、描述、解释而不是自以为是的自说自话，就要意识到自己并非最终的“权威”。在一个后现代思潮

影响下的多元社会里，青年不再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一个概念群体，要意识到我们的研究设计得再好也总是有局限的、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不一定准确的。在与被研究者关系的考量中，不断反思研究者的“反身性”，对被研究者要有人文关怀，要有理解。研究当代大学生，同样不忽视研究农村青年和城市边缘青年。对弱势青年的研究抑或更具挑战性。

三、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发展

青年研究何去何从？早在2002年沈杰就发出了这样的警示（沈杰：“‘青年研究’何去何从？”，《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1期）。“青年学”要真正被大家接受与认可还需做怎样的努力，提供怎样的“文本事实”，以什么为参照物？文本之外研究体制和研究格局的缺陷如何克服？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发展首先是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发展。青年学是否可以或应该成为观察、研究青年的一个尺度、一个视角，逆推回去就会发现目前的青年学还缺少自己独特的令人信服的理论和方法，“学科群”的建设是一种补充与加强。考察青年研究的现状，内外两方面的“用功”依然不可或缺。

1. 外部加强纯正的学风建设

应当看到哗众取宠的“泡沫学术”、非学术的“包装学术”、“权力学术”、“人情学术”以及研究活动中的抄袭、一稿多投、引文注释的不规范等等现象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吴汉东：“学术规范化中的自律和他律”，《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2期，总第87期，第5页）。以规范的名义制造的新八股泛滥。研究的内在关注点被忽视，是不是真的没有20个注释就不能成为一篇论文了？事实上注释和参考文献除了表明研究者态度的谨严及努力的程度，并不能说明更多。要洗却学术研究成为一种新八股的嫌疑，避免形式对意义的剥离，就需走出虚假繁荣的困境。何谓“困境”？困境就是局势僵化的状态，因其自身力量的匮乏，不足以来调整、解决矛盾，再图发展。由此可见加强纯正的学风建设已是当务之急。

2. 内部修炼纯正的学术精神

拒绝急功近利，就要有一不为政绩二不为职称所异化的勇气。面临压力或许是一个不可忽却的阶段，面对不断被“超越”的历史与现实，一批更年轻的学者有一种不自觉的“断裂”，研究的“独立性”显现了出来，力求在坚持自身的立场和精神追求的同时摆脱对“工作”的依附和寄生地位，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大量参与使青年研究不至于“惶惶无着”。彼此的学术理念的融会有望修炼纯正的学术精神，而纯正的学术精神一旦形成，那么不同的探索路径构成共同的价值认定是完全有可能的，对此我抱乐观的态度。

3. 基本共识

我曾就“当前我们的青年研究缺什么”这一问题写了一篇文章（2002年），其实这样的质疑、反思和进一步的探讨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在做，似“心有戚戚焉”。经过这些年，以我有限的阅读大致析出这些学者们的基本共识如下：第一，青年研究要向更高层次发展，就必须在现有的理论、方法、思想、现实关怀等方面有所突破方才可能。青年研究的综合性似乎有了，而理论的独创性才是我们的期待。第二，对青年研究已到了全面回顾、总结、反思的时候，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推动其基础理论建设，为其学科化发展开辟道路。第三，青年研究应立足于现有研究力量并加强整合，理论联系实际，减少研究的低水平重复和成果束之高阁所造成的资源浪费。

作者：陈亮（浙江省团校）

责任编辑：肖泓

（原载《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3期）

[\[返回首页\]](#)[\[关闭窗口\]](#)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

